彖傳論

彖傳論上篇

莊氏學　　　　味經齋遺書　一

賜進士及第授光祿大夫禮部左侍郎加一級樂部大臣南書房上書房行走莊存與譔

彖以五斷典常也大明終始乾之五也君子攸行坤之二與五也文言謂乾五聖人坤二五則皆君子焉利建侯屯之五也初則所建也以亨行時中蒙之五也時中者艮剛中者坎也五正也養正者上也位乎天位需之五也正言之曰天位在乾之上也尚中正訟之五也剛來得中二也需曰險在前五則不險在尊位也訟曰上剛下險二終爲之淵在下位也爻言乎變下訟上則患至彖言乎象剛來而得中爻亦不

言凶訟之凶非不克之謂矣剛中而應師之丈人二也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則王也大君也五也象曰懷萬邦彖言毒天下是之謂視民如傷比之剛中五也比上下應尊者則廣言之師二惟應五臣必應乎君焉師言五以衆正比不言二之中正尚剛而貴五典常也遠五而曰上使中師言以中行尊君父卑臣子比之二彌卑矣初曰終來不奪其爲先上未嘗不應必斥其爲後逆順覩矣先言乎四者小畜稱名以此未知以爲主也二五皆剛中志行必在五乾尊五貴典常也履繫辭於名不別稱名不決名之所以稱名

所以稱三不能獨當之矣九三履虎尾也說而應乎乾是以不咥人且不咥人何遽亨哉其必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者乎在乾之上惟需曰天位體乾之尊惟履曰帝位舍是則否聖人之辭也文王言小大尊乾卑坤天地之常也孔子言上下貴五賤二君臣之位也言上且言外上惟五也六四上六不得稱焉外惟上六小人在此一人以其無剛德而在尊者之上也六四承五豈小人哉外則處未泰也內則離本否也辭斷之矣尊卑貴賤皆正命之曰否言乎往來也往者消來者長小人道長不在位者焉得不爲君子

及其消也在位者焉得有小人爻曰小人彖曰匪人盡其辭也爻曰大人彖曰君子不盡其辭也夫大人者不以世之污隆而有消長也大人在君位共工驩兜處內有崇有苗處外舜及元愷皆在下位君子道長小人道消未或改也彖言往來告君子遠之爻不言往來以大人正之未聞天且弗違之大人在五而謂之道消者堯舉舜休否也孔子作春秋傾否也大人受天命以有作不與世爲消長不觀於否之大人則曰唐虞之際未嘗亂春秋之季未嘗治矣匪人焉在乃不在三而在二易以斷疑不中不正小人無疑

矣中且正順以承在上之大人聖人且不能不告之吉小人之疑於君子竟如此哉其吉也以順君子故聖人能敎之不順乎乃其不利君子貞亦惟以順君子之故太甲旣有聖人之志矣有言而巽焉尹告曰必求諸非道順之不利如此非伊尹孰知之非堯孰知象恭之滔天非舜孰知巧言令色孔壬之可畏彼匪人非他自以爲聖者也小人反中庸固小人之中庸也苟不如此亦焉能順君子之志而納諸非道以害天下哉同人言其所以名二也辭則別之以同人曰惟乾行之故二不得專焉乾在悔曰行天與水則

違行天與火不曰同行而曰同人同之中有違焉曰
違天而退也日麗天火麗地人之所不能離也中正
而應二五皆君子二人同心也他不與焉二能爲號
咷五能爲笑後者爲之主先者處其難贊之以中直
焉告二以于宗之吝通之以于野之亨固文明之君
子也上苟無乾行之君子天下之志何遽通哉應乎
乾者應乎五而已矣大有所以名五也位曰尊位中
曰大中應曰上下應且必曰應乎天貴五而尊乾也
剛則賢乾剛乃益貴焉離之五他無過曰柔進而上
行者也尊之曰應乎天而時行時乘六龍以御天也

謙言乎三在人位而尊之曰天道彖所謂君子也天
道下濟君子奉之矣下濟者止上行者順止者萬民
服順者有不服而至於征之不謂之盈而謂之謙三
旬不降班師振旅矣舜命禹徂征不忘其下之民焉
益贊禹拜其道光明也晝夜朔望虧盈之大也河濟
淮江變流之大也式廓憎之小心顧之害福之大也
天下順親戚畔好惡之大也皆文王與紂之事也豫
言乎四剛應而志行也謙不言應上无位也豫不言
上下應初不足言也剛應必皆應矣然而不曰上下
應卑臣而尊君五所明也非明人者也應云乎哉釆

得位不嫌也剛不得位則嫌也聖人不疵其不得位明嫌之義也惟謙忌勢彖不表五爲豫之志行得君而與民由之順以動者也何言乎天地如之天道地道旣如謙亦如豫也日月星辰之行東升而西降山川百物之生氣東動而西遷始於雷動終於坤藏天地之常經也著不息者天著不動者地地曷言乎以順動震之出地之動也萬物出乎震實出乎地地實啟之始於孟春以響效之日次降婁人乃聞之次壽星而入入極於淵出乘於雲所憑依也記曰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天降時雨山川出

雲言乎天地之以順動也風雨寒温清濁應日月四時而效之日月或過必徵諸景景天之動也風雨寒温或忒必徵諸響響地之動也景正以歷響正以律天地如之矣聖人乘龍必以時倡始施生必順四時之政曷專言乎刑罰行師刑之大者建侯則將以弓矢斧鉞賜之天威不敢閉非其人而予之不順莫大焉聖人以順動而建之侯行其師必在剛應而志行者其人也時雨之降清風之行不惟民畏惟民豫爲文王舉名而繫辭曰利莫先乎豫孔子曰而況建侯行師乎義若過於辭焉舍豫無此也夫子憂患來世

孚言利建侯曰宜且曰不寧行師不曰宜必有不豫
色然文王非以建侯行師爲豫也有如豫之德有如
豫之人夫而後宜之豈一二臣之利哉夫豫順以動
而天地如之非一官一事之豫必聖人無疑也然則
非聖人而自爲豫者非可先而後之必可後而先之
矣彖言時中及豫乃言時義彖言聖功及豫乃言聖
人時則宜之實聖人建侯行師之人也童彖已疑貞
疾則非爻之動也彖則皆以聖人言之矣男女之配
莫先隨蠱隨言剛來貴長男也不惟言來且言下柔
主乎初也不言柔上少女微也使微者從貴動而說

焉是曰隨隨實生過何以補過莫善於元亨利貞乾之德而天之時也德合坤也肖天地屯也有他辭焉隨則惟无咎之云隨何遽无咎大亨貞乃无咎隨何遽大亨貞必隨天地之道隨天地之時故不弟曰隨而必曰隨時也天有時而人逆焉則天下不隨焉隨必隨時時者天之爲也受之曰天命若之曰天道天監下民典厥義者也知義者知道知道者知命知命者知時屯言造也臨言道也无妄言命也革言時也何必曰利隨不曰剛中而應震在內也著男女之義焉无妄則曰剛中而應乾在上也明父子之親焉无

妄剛中父也不應厥子則何謂大亨以正天之命乎臨亦曰剛中臣也不應大君則何謂大亨以正天之道乎屯不言剛中立適以長文王不以一時之權易萬世之經革之不言應也二女同居志不相得與君臣父子一體異矣聖人之文天文也不可損益也蠱言剛上貴少男也極下則兼言柔下巽小亨蠱何以元亨巽常患於无初也初曰有子子則有初五正體於上元子也元亨又何疑乎父子一體首足也柔下伏聽剛上指使上止能止衆止下伏者更端而起事之象乎孰謂蠱爲壞事者有事皆謂之蠱不事乃謂

之事天地之事必有人以任之愼毋强而索也其端
毋窮非上不止物之數謂之萬盈則曰屯事之幾謂
之萬飭則曰蠱父母之事可謂壞事哉往有事不言
功貪功則壞畏咎則亦壞甲日之始也三日至近也
先後至愼也先不蚤事蚤則召災後不生事生則速
怨終則有始天行也人可以生端乎事天者順天之
命事父者儀父之志元亨而天下治天子得天而子
承父也臨言乎初與二曰剛中重二也曰應尊五也
觀言乎五與上必曰中正五主之也八月有凶在臨
言觀究其將來七日來復在復言姤溯其既往往不

可忩來不可止剛長之辭鼓之舞之大壯則貴其止小來之辭憂之懼之大觀則觀其化五君位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尊觀之名曰大觀在上尊大君之奉天道也天之神道巽所指焉王假有廟享于祖考也用大牲吉宜于家土也盥而不薦有孚顒若精意以享上帝乎剛柔分獨先言乎噬嗑剛柔雜居柔若宜爲剛者食然必相食且未嘗不兩存惟其分也以象見其所以名所食者剛以噬者柔天意見矣柔則茹之剛則吐之噬之情也四言乎物爲人所食剛也然終不可得而盡盡又求所以實之是故不實則不

噬不噬則不嗑不嗑則不亨唯食忘憂凡民之所同
嗜也而獄自此起矣用之者誰乎天吏也彊不得陵
弱勇不得苦怯智不得欺愚剛柔分動而明大畏民
志如雷如電警動百姓耳目王者之德好生柔得中
而上行宜无所用獄而利用獄者不當位也近臣失
乎剛矣遠臣失乎柔矣故戒曰不當位不當位惟是
與未濟言之剛柔分惟是與節言之否泰剛柔所由
分而不言乎分小大不可適分之爲言均也敵也未
濟曰應既濟曰正少咸長恒則曰上下少損長益損
曰損剛益柔益不曰損剛益柔上下則皆曰損益焉

貞震悔兌曰隨易之曰歸妹得位則曰剛來而下柔失位則曰柔乘剛貞艮悔巽曰漸易之曰蠱蠱極於上下則曰剛上而柔下漸交于中則不曰柔上而剛下噬嗑曰分賁曰分剛上猶之曰分也一切之法忌在不分燦然之文患於毋辨分之義大矣節之貴分也度數所出名行所殊也渙所遭有命其分不可知先行一意焉而不得也噬嗑易爲豐不言剛柔尙震之大宜日之中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賁之易爲旅言明不言文言麗不言分言外不言上言順不言行貞艮止也悔離雖明不曰上行天將以夫子爲木鐸

封人知之言道路之事自此始也豐旅有多寡有小
大不言分矣對噬嗑者井對賁者困剛中同窮不窮
則異困下竭而井上出也困曰剛揜不曰揜剛大人
自爲揜小人烏得而揜之養小人莫若井辨君子莫
若困剛柔豈齊等哉賁不釋名以文歸之二與上也
柔來剛上文由是生焉噬嗑章矣不以章謂噬嗑亦
不以章謂豐文獨歸諸賁柔來而文剛日經天乎分
剛上而文柔星受光於日乎日月列宿天之文也君
道父道夫道象日爲陽臣子妻妾象月與列宿爲陰
文明者在中止者在外人之文也皆天合之不可苟

也山下有火而天文可觀昏中爲初旦中爲後以詔
救政訪敘事五實司之矣忠敬文之教人文可勿觀
乎三公九卿大夫元士貴賤相承天子外立六官內
立六宮九嬪世婦女御以時御敘于王所而后實專
夕賁于丘園束帛戔戔此非聘賢士聘內職也素服
而修六宮之職則行之使潔奉禘郊之粢盛故曰吝
有終夫五之辭舍賁無曰吝者也大采朝日少采夕
月晝夜積四時成化成天下賁之象文矣哉剝以五
成上實止之何止乎止殺也陰至五始殺霜者天之
所以殺也九月可以殺九月所不殺十月不殺矣故

曰萬物資生剝之物惟上之乾體不變以是爲君而
五爲之后貴陽德之止殺而五長羣陰以順之也五
民共載一君告之曰不利有攸往婦人固無外事易
不爲小人謀彖告得輿者也往則廬剝不往則安宅
宮人寵順也小人長逆也上止則長者不得不止順
而止之也夫欲止殺必順而止之天道之決然而無
疑者乎迨堅冰至而萬物之生意於是乎不可遏臨
以元亨利貞若天而不作一事焉由是第之天地交
而萬物通矣復以初斷是謂君道乾體立矣剛反所
以亨也復初曰元彖原始曰反則不得命之曰元出

人无疾朋來无咎要之以終歲復初一日也謂之至日一月之辟實終歲之辟不獨終歲且以終身未嘗不知一日也未嘗復行終身也文王曰反復其道何必不識之曰有不善文王曰七日來復何必不許之曰不遠復天地生物之心動而以順行者復其見之卽剝所以順而止之觀天之象高高在上而能止時殺者也曾有兩心乎哉剝上止殺復初好生觀其彖辭時乎殺則曰不利有攸往時乎生則曰利有攸往天地之心聖人之心也君父在尊位元良處內文王名其卦曰无妄操心可弗愼乎天下之命所縣爲主

於內者承言配命自求多福告之曰元亨利貞主乎
初也本於君父曰剛自外來一體也申之曰動而健
剛中而應保傅同心於至尊也戒之曰其匪正有眚
左右前後皆正人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逐去邪人
不使見惡行不利有攸往非不往也不利也利者妄
矣不利者无妄矣屯繼天地曰勿用有攸往靡瞻匪
父靡依匪母孝子之行也无妄長子承君父者也曰
不利有攸往雖以武王之聖其爲世子年踰七十矣
君父憂勤臣子安樂問安視膳則已矣不言上下言
外內意深哉大畜小畜之辨在五五剛則行五柔則

止兼上之剛以止其躬下之健者莫不止大正之言
剛上之德也彖曰利貞上則曰亨何天之衢惟聖人
任之矣剛健篤實輝光日新盛德也乾大始艮厚終
虞帝不可及必曰予違汝弼止之而後行則知伊尹
相湯周公相武王必以可否相濟爲同心矣日新之
志固不自滿也卽曰尚賢又曰養賢所尚者一二人
所養者徧天下賢人不自食於家不食於大夫之家
王臣也抑公臣也聖門而仕於大夫豈得已乎尚一
人而天下之賢人不家食斯之謂何天之衢而應乎
天也主五以言應貴五也不徒言應乎剛尊乾也頤

養正也養正者誰與五正也養正者上也由是觀之
養正者固正之所養也豈自他有耀云爾哉自求口
實凡民也觀我之所養能使凡民胥自養乎抑食於
他乎食於他者淩我以生也民自養者子實生我也
聖人養賢而賢亦克俾厥后惟堯舜匹夫匹婦莫不
被其澤焉上天也初地也五聖人也在上者恒以是
觀之毋或拂天地之經使萬民皆得自求口實焉則
頤之時矣大過之名以中爻棟橈之辭由初上二五
皆中近本者勝三四皆不中本弱者凶利有攸往孰
宜之亨者誰乎棟隆者實勝往任矣四載上而庇下

橈者安往隆者宜往巽者不行而說者行說行而五乃亨亨不由乎剛中正不足乎剛不足乎中不足乎正大過之五實然然而亨者非他人也其亨不可以久而上集其醜醜不吝於棟之隆橈不咎於茅之藉上不識己之爲弱知攸往之宜而亦往焉一爲過二爲涉二而不已滅其項凶然而不可咎者棟既橈而又爲之輔雖無益也將焉辟之大過之時則棟橈之時已矣坎昭也水不爲昭爲習也故曰習坎名之坎不見水名之習坎則水見矣水非水不流習坎則後推前而水流不流則盈流則不盈因地制流故行險

而不失其信險在柔信在剛險以地勢信則無不下
夫無不下者善也震之善氣在初坎之善性在中剛
中也上之爲原下之爲委發原到海剛中不移秉心
若此謂之有本所以亨也生於一者也盈天地之間
者孰不資以生乎嘉生也萬物以嘉維剛中也推而
行之功在天地行其所無事繇往亂天常禹往厭帝
心矣承天地之序得坎者爲卦六惟比不言險坎之
妙萬物曰潤不主潤主險言潤則見水不見坎言險
則見坎並見水夫至險莫如水至平莫如水險與平
正相反周公兼言乎平孔子惟贊乎險水貴行不貴

止平者止險者行高與高相爲疇卑與卑相爲疇不墮山不崇藪不防川不竇澤乃有恒險有常用然後地平而天成如其險以爲平而坎之道得矣畏險而喜平則壞平而造險初上之失道均焉天象也有形者不可得而升知氣在上有精爽焉苟不至於神明依其族類焉爾矣在帝左右非聖人不能步此所謂天險也成而聚於高者山歸物於下則爲川丘陵其支節之大者坎言乎川地險不惟川川之道原於山經於丘陵而後至於海者也於其委也必有山以關之丘陵以鎮之海爲地中必有島焉艮爲積土導水

先隨山也震爲生氣濬川以安宅也高無近旱下無近水王公之所以爲國也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此設險也得平土而居之用文之國五溝五涂樹之林以爲阻固高城湲池以保其民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孰非所以平民而無貳者乎能設險能持平酒以樽爲式簋黍貳焉飲而不食酒勝食氣蹈險而不能行險氣有偏并將不得爲平人矣疾實生之刑且逮焉賓主百拜以備酒禍能持平者能設險者也言其平人易之言其險人危之易之辭危是以不曰坎之時用而曰險之時用也夫坎之時用固不

獨在險也離鶉火也庖犧氏王天下以事天爲尊敬然特牲用犢犧牛也孔子作春秋志郊牛敬矣社稷宗廟咸視此惟上帝歆其德是用敢曰畜牝牛吉棫樸之詩先郊而後伐正名曰辟王伐密伐崇先之以帝謂文王郊而受命然後奉天而伐罪否則此誰賊而絕忽之乎是故畜牝牛吉文王享帝于郊也九德不愆作事無悔柔麗乎中正事天而爲之臣爲之子位固不在五而在二曰黃離元吉文之至也於是四方諸侯莫敢不以天子之禮事之嘉之會也亨之德奉乾之元畜牛於前用牲於後而後無圖度天命之

心義和事正苟不能其事君人不全何以南面而聽天下哉日月麗乎天是之謂明百穀草木麗乎土是之謂文賁若草木蓋言文也記曰人道敏政地道敏樹人道之大在君臣承天以立政之人也物生以植爲本然後動物麗焉含弘光大品物咸亨黃離者黃中也大明之詩重明繼照於四方也武庚之亂突如其來如成王遭風雷之變出涕沱若戚嗟若任周公以靖東方而化成天下離之王公柔麗乎中正而盛德光輝淳耀天地上配日月之明下奠五地之物生而施十有二教焉書不云乎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

陳敎則肆百穀草木所冀者民之麗也日星爲紀月以爲曐所陳者民之敎也中田有廬疆埸有瓜兆民所以允殖也囿圃汙池高臺土察相望於目觀民之麗大不克開矣祭以淸酒從以騂牡畜牧牛吉也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用紂之所以獲罪於天也故曰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聖人告敎之矣

彖傳論上篇

彖傳論下篇　　莊氏學　　味經齋遺書一

咸言乎三與上感爲天造非人所能山澤謂之二氣地載神氣稱名曰神感應以相與所以眇萬物也山峻極於天而澤在其上澤稽天之浸而山伏其下此非天地感乎天地無所不感山下澤上示人彌顯乾之六龍以咸爲宅而上下焉三綱莫尊於君父乾之爲也以夫婦爲首大哉關睢天地之基君子有之故曰咸亨利貞取女吉天地定位山澤通氣也隨蠱不名男女及咸而名之因文王之辭也家人則二女也利女貞配之而曰男女正睽不言乎女及家人之辭

曰男女睽曰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不言乎女革也從睽之辭曰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言乎女漸也述辭而不繹以象以女之名稱卦曰歸妹明白之曰人之終始不以男女稱之附遠厚別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聖人感人心志末者當之乎同人以二同人于宗非能通天下之志者彖謂之君子而不疑咸云聖人豈不以五乎會謂志末也可以感人心乎天下之於聖人末之大者末之末者有之而不與得之則有道下極之以至於民上合志以得其心夫欲感人心而无志於天下之民此无魚之遠民也文王發

政施仁必先無告者民至於無告末之末者矣謂之末也可謂之本也可在巽爲本在兌爲末先民者兌之末也感不能達乎其末則無本實使之以養生則疾不瘳以爲政則害不熄吾未見其和平也心者取諸身情者取諸心人心也人亦有言天地無心然則復見天地之心以人言天乎記有之人者天地之心見天地乎見人乎曰見天地也乾元之所以大必自復始統天者天之心也言天必及地日至之氣兆於黃泉天無獨也是之謂道既無獨天則無獨陽且無獨陰咸之爲言皆也皆之爲言情也獨則無情焉皆

則有情焉夫易固陰陽天地之情也觀其所感而見之生生之謂非不生之謂故曰萬物父母父母在咸而萬物之情咸在矣恆言乎初與四剛上柔下升降出入久以地徹而非世之所能易雷風長萬物相與於東南天地之盛德氣也依於八方謂之地順於四時謂之天常不終日實以歲爲終始萬歲如一歲巽而動者下入九地上達九天凡民不能覺萬物皆聽命焉聖人師萬物知其相與巽而動者亙天亙地亙古亙今而稱名曰恆也咸感無心恆亙有心恆心也人心無不通而不能不過以通者貞之巽於汝志則

久非其道決然無疑者安所宜而貞之无咎夫而後利貞乃克久於人之道而與天地之道同運矣夫婦別父子親君臣義文王之德之純而天下之恆性若焉恆心立焉利有攸往受天命載周而始之以繼湯之終終則有始大始也以善補過而往焉日月得天躔離不過矣四時變化啟閉不忒矣久照久成稱之曰能能无咎之謂也不然恆雨恆暘恆燠恆寒恆風咎徵著鄆則民將安仰哉恆若者久非其道時若者久於其道天地以暖清寒暑爲喜怒哀樂與人事俯卬最近武王訪焉周公救之然後民畢棄咎而天下

化成恆於憂患非恆於安樂也觀於萬物其恃人以生根著恆艱難蠢動恆勞瘁民力不至則不克開民享其利必索而哀之其不因人以生草木歲一殺生速成不久久必難成動之微至昆蟲皆自求口食與人固無爭與物亦不必有爭自他有害往往遭罹之矣春秋詁曰王者始受命施政教於天下自公侯以下至庶人自山川以至草木昆蟲莫不一一繫之於正月災害戒之怪異懼之其不敢失萬物之情如此天之生物因材而篤其使之一本而不貳栽培傾覆無貳命而況於人乎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不恆必

非性有性善有性不善不恆必非天之命物之栽豈
天栽之物之傾豈天傾之觀其所恆則知命之靡常
由德之匪常矣詐有德天之常好懿德民之常得其
養失其養榮瘁者物之哀樂也妖祥者物之喜怒也
攸往者咸體之天之日月聖人之日月也天有四時
聖人之四時也能久中者非聖人而誰也遯言乎五
與二曰亨五也曰利貞二也否之二匪人也不利君
子貞遯之二則利貞斷之曰小不絕之曰小人以此
養之則以此遠之夫曰剛當位而應特不曰中正而
應不使小者得同乎中正之名以尊位臨之而已矣

當位天位也知二不得稱之矣其中未亾無若小何
命受乎至賤職分乎至卑曷嘗不自盡其心聖人曰
此盡力者也非盡心者也小正也可小中也不可左
右攜僕奄尹閽寺勢不得不近匪正曷應聲色臭味
小體養焉焉得不付之若夫仁禮義智大體所立上
帝降命之中而可使斯人與聞其說乎天子嘉飛遯
之人以爲師保則彼小者若犬馬養人執之用黃牛
之革矣越軼之患羈絏說也狡犬惡馬莫之勝說浸
長者奚能爲乎然而長矣與時行者位誠在焉時則
不可以不戒大人當位小人應時上侵之原作且有

期逞而不知胡可止也遯爲天時健者勿止止者勿行行乎時止乎義仁禮義智之志行乎上聲色臭味之欲止乎下不究以上則不行不限以三則不止遯亨上飛而五嘉小利貞三以畜而二以執時義之大者也大壯不言五名不以五也剛固有等而實不專中不主二壯不主四大者在下斯莫適主也同心以事大君壯之所以正也大者正又申之曰正大有正之者乎在位者實正之正者大矣正之者不小乎好君子之德賛聖人之位天地之情也在位之人因君子自正而正之莫不宜之天地之情見而豈曰小哉

然而不以中言之者以上之無賢人也上無賢人則
不稱其應乎天也乾在貞而彖不以其象言之如乾
之貞悔以擬之而後言大者實不至於天也不至於
天則止同止於下故壯同止於下故正震動而大壯
止焉艮止而遯行焉順天而行得天而止斷以利貞
不加一辭辭借大有分乾之彖而得其義與智自此
而外非大壯之事也故曰盡其言矣聖人於此必不
願鼓之舞之矣大壯在下曷若大觀在上乎大觀者
下化大壯者上寧詩曰价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
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彼以雷乘乾爲大

壯者邪說也晉以貞悔曰康侯坤在貞地也曰晝日
離在悔明也接康侯者一人五也文王以文德爲大
明既勤用之以懷諸侯而和協輯睦之召南之風康
侯所以從教作兄弟方來和之至也卒以事殷小雅
之正經曰自天子所謂我來矣於是乎怙冒聞於上
帝大命文王爲后作式以王者之典集之大雅文王
之篇庶邦丕享也孰爲大明文王也孰順而麗焉康
侯也文王自諸侯陟天位柔進而上行疑而未斷也
有司收夫在六州者訓之凡周之士何遠爲元功之
侯夫乾之君子行此四德文王之謂也晉昭明德元

亨利貞不繫一辭焉嗚呼晉之爲卦非君子之所安而樂也爲政於天下豈文王之心哉詩曰厥德不回以受方國當其小人秉世實欲扶持而安全之與臨下有赫所求之意相左上帝無必然而不貳其命大難之降謂非稽留大任之戒乎哉拂君臣之經回也文王守之拂天地之心回也文王豈不知之無一可回不能兩是非天下之大疑乎文王惟是訓侯以居業焉曰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以自昭明德而已矣專以一德而其德回矣行此言文王也知此言箕子也孔子贊之亦惟曰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

日三接也如是而已不贅一辭六十四卦惟晉爲然學易者儻見其然乎明夷以貞悔利艱貞五當之矣內文明外柔順貞悔之德至純焉難之者上也蒙之者二也入坎體象焉解之者五也箕子晦其明而文王之難解知天命在文王而順乎天以解之七年乃獲而箕子之明由是晦矣爲武王陳洪範八卦九疇相爲表裏然乃聖人之道貞於萬世而不晦亶其艱哉明夷之時原始要終以文王箕子之事爲質而已矣其貞也任天地之正其艱也通天地之窮其利也建天地之義君臣之義大矣舜禹之德舜禹之功天

與之人歸之君命之終必辟之不得已而後踐天子之位則文王以羑若受殷之命豈曰違上帝之心哉然而湯之伐夏則桀惡不至若商王紂天下之亂不至若青兗冀之洪無度也且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此天命不僭之忱而豈干紀亂常者可藉爲口實哉箕子與王紂爲親戚如以文王爲非非仁也如以文王爲是非義也箕子知文王克盡仁義之艱而先王猶若得其時之易則晦其克念以從罔念務獲其心意焉此閎天散宜生得以藉手而解文王於難也箕子遂不復持一正論不復矢一誠語日用飲食不叩

自恤而佯狂於紂之世矣紂自謂奴狂人不自謂奴正士而不仁者乃不得加乎其身矣雖然紂之惡豈猶復人情意計之所能料爲之大夫卿士以逮於庶民至於比屋可誅而聖人不得不懼矣商罪貫盈天命誅之子弗順天厥罪惟鈞非廸知上帝命孰知其法之不可易哉建侯者天子建天子者上帝洪範之陳陳此義也父師作誥誥此窮也麥秀作歌歌此正也藉使王紂從箕子之志肅文王之聖則上帝奚必喪殷而作周邪其如狡童之不我好何或者曰紂不釋文王於囚稷不爲稷黍不爲黍夫孰爲喪紂者乎

或然之事天且無如人何其亦不待秦始皇出而三
皇五帝之統嗣蕩然靡有孑遺羣黎百姓陷爲禽獸
無復留種於地上上帝其忍之乎上帝甚神其必啟
亂惑者之心俾文王如舜之終不可得而殺而父師
不得爲仁人矣息矣箕子豈爲之哉面稽天若者格
知受命之聖必無遺命之禍其艱貞者莫非以易知
者也夫明夷之艱不本於乾之易其心孔艱不愧于
人不畏于天矣書契以來人之情僞可勝道哉家人
以二女貞巽悔離則曰鼎不正位也貞離悔巽則曰
家人正位也貞悔咸正主二言之在內也內外別則

曰男女正在上尊則曰有嚴君以父母言之家人內
也父至尊也母親至而尊不至皆曰嚴君母君也婦
妾不得干焉妾事女君婦稱君舅君姑聖人寧假一
辭哉稱嚴君教敬也稱父母教愛也親生之孩提知
愛膝下以養長則日嚴不知其然而然生之本也天
性也門內之治恩揜義愛之能勿勞之然而父子之
問不責善嗚呼仁暴不等各以其母愼毋自謂正心
修身俾必不可齊之人既入其家而後悔之也男雖
正何利焉文王曰女貞孔子曰男女正尊五而卑二
此爲大義利之所以爲和也交相愛焉愾乎天下周

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民所以生而繁昌之道在此不若此雖有成功而不可告於神明也巽者齊也言萬物之潔齊也魯語有之日入監九御使潔奉禘郊之粢盛而後即安非文王誰能立之睽以二女而無長之者當位曰革不當位曰睽同居則其爲尊卑也微志不同行婦人外成娣不必其爲媵也風火相須也火澤不相須也各從其志乖矣而非爭火之威不能加於澤澤之浸不求滅其火動而上者徹天動而下者徹地不相息亦何至於不相得家人不言所以名睽言所以名不猶革之再稱其名女子子之

伯仲不如兄弟之爲四體不同行而相與有歸宗之義女子有行不睽不成睽則彌戚之其不相須者象也其相須者德也甥舅之戚相謂曰外家豈伊異人小事寧不得吉授以魁柄未有不招殃致凶者矣聖人曾不戒曰不可大事何哉孔子言之曰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儻其在鼎何事不可任令而曰是以小事吉外家也右賢左戚之謂何雖其才地固優爲之亦惟小事乃告之吉而已矣天地睽而其事同也治教禮政刑事君臣同任之君職臣職必不可同徹官分爲百天子合爲一此地之不可

儗於天也一事也君聽之則皆大之矣臣司之則皆小之矣男女睽而其志通也娶於異姓諸侯娶於異邦天子娶於諸侯之邦以內利不以外利后妃不適王之路寢天子不息后之燕寢適焉必屏而待九室下房不至焉王之陰事陰令寺人掌之睽所以厚別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分之以八方之地宜同之以九州之貫利九職任民皆其生萬物者通功易事以相生養百執事之人敢恭生生無或求利于其官辟名好寶以蠱六官之事物睽而其事不可睽夫萬物有息耗奚待敵國外患而後官亂人貧乎初不過慎

其小者而用則大矣初不過乖其小者而難則大矣
睽之時如五行之相生相制萬方之同異安一人之
度內若牙之固抱也若輻之直指也不任一材而小
大輕重若一焉無獨大無獨小然後輻輳並進而歸
命於一人此所謂小事吉也六官八職日成月要何
非小事目數契書敘令百孔千瘡隨亂隨失蟻穴之
漏潰千金之堤復何所措其手足哉蹇釋其名象之
以其德尙其見而能其止夫山上有水外險內阻山
之蹇人甚於水乃曰見險而能止聖人之言豈凡民
所擬議哉聖人視天下萬方有罪罪在朕躬百姓有

過在予一人去民之穢曾不用戰易孰易於此然而舊染汚俗牢不可破湯誥曰茲朕未知獲戾於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於深淵武王曰我未定天保何暇寐此所謂難也險在前而湯武實見之也湯以伊尹仲虺之佐罪人黜伏值有禮覆昏暴制禮作樂以貽後嗣而武王則濟河而西不復用兵誅一人之外按堵如故幾於孰視而不定矣孔子仰惟文武之心而憲章百世曰不教而誅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見險不能止以誅成之而致其期於以化民成俗比隆堯舜可不謂拙謀矣乎武王時止

則止豈不以事爲事其知之大且遠至於萬年而令聞不忘焉彼以蹇爲一夫之難則不知蹇爲天下之難也夫不反身修德而惟見罪之在萬方百姓則焉有不罹其凶害弗忍荼毒者乎夫罪已罪人亦不過毫釐之差也如蹇之知必知其宜必知其不宜告之曰利西南文王所已治成柯也不利東北文王所未治未成柯也用其宜治不宜秉文王之德法往則天下之中不出西南而得之矣彼商奄之民破斧缺斨木則猶是其柯安在所謂有大艱於西土蹇也永念曰天亦惟休於前寧人利西南也天惟喪殷不利東

北也周公實相成王利見大人也我有大事休朕卜
幷吉貞吉也文王至誠如神繫辭焉而命之武王止
焉成王周公往焉止者見險往者得中時不宜則止
道窮者不以我爲險時宜則往利見者皆以我爲中
中得則險平稍有人心利得大人而願見之惟無往
往則有功式序在位小大無不當詩曰君子萬年保
其家邦蹇之時用所以正邦而定其吉也解以德言
其所以名要其終曰免乎險動在四也五乃解也上
則無不解者思皇多士生此王國及成王而命之侯
於東土非私西南之人以其能得衆而解東北之難

故宜之也康誥盡之矣出封者皆視此明德慎罰得衆之本也其所得之衆卽紂所喪之師惡者未死善者未壯必曰裕乃以民寧可弗緩哉赦過宥罪不追治前事除惡務本爲之徒者其來復矣告之曰吉何以遂吉乃得中也夫民之多辟亦惟無自多制以俟其自復則設中于乃心甚易易也旣大宣其心以致忱於上而上之往應者不夙焉百姓曷勸功何以成不觀於天地解乎雷雨之作其氣象爲何如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其變化爲何如民之得中其栽者也往而培之胡不夙矣三州之邦化成俗定則皆鵲巢

騶虞之風何又加焉及以其變者觀之邶鄘衛之風美哉淵乎其在西周時小雅之嗣音也東周之初列國之冕弁也極之宣惠相繼風愆已甚卒于亾而復存而詩之悖麗純固猶在鄭齊之上此延陵季子所以慨歎而聖人所以三至也乃其始尹而教之者實殷之餘民也曾易民而治乎漢祖立諸子雒陽上東門之外亦頗有得衆者藉以暫安一時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不免乎險不可謂解卒成太宗君子維有解斷獄數百民賦數十庶可以當解之吉乎損彖繫傳省告諸往試言其來者損下益上其道上行何

道也天道也地道也人道也天道上左下右天左旋
日月五緯右行於天晝夜成日天行也上也積日成
月朔弦望晦月右行而退於日下月上日也積月成
歲春夏秋冬日右行而退於天天上日下也不退則
不積不損則不益日之損少月之損多地紀行於天
而天之使也地分剛柔之體天合陰陽之德日陽之
撰也月陰之撰而體之神也艮者日之時兌者月之
行損月益日歲以之成可以觀天道矣地在天中日
遠月近相參於天成象者動成體者靜皆受命於天
而上行者也仰觀日月之行俯察高深之理損益盈

虛不與時偕行乎時者日之所之天之爲也地道承天上右下左右崑崙左滄海損下益上不可等計無一息不相通也往來之遄潮汐驗之滄海之潤不日升於崑崙則淵泉何出玉石何產飛雪何降召而使之月之紀也大山大澤小山小澤皆以相附因以相間小上則其下者小大上則其下者大無一方不相爲損益也高者常歸物於下而下者終古不盈凡民以爲下行聖人知其上行彼目驗土石之消長不足以知神之所爲遠迷千載近失目睫人所墮壞崇築不可以爲道則聖人禁之俾山不童澤不竭人所以

贊天地也君臣父子夫婦上下不易其上至尊其下至賤不相遠也尊不極於上不足以爲綱不賤之以下體之上不足著其爲一體冢臣體君元子體父元妃體其君子皆損下益上以行其道君令臣行君逸臣勞奔走在下尊榮在上尊不親小事卑不尸大功謂之有道之國子有成人之德父之善也父有不義之名子之過也養口體其益也小養志其益也大舜之德爲聖人大孝實在此夫婦之道凡勞辱汚褻之所謂之宮事貴者必申戒之賤者必躬親之義無獨成事無專行雖有明哲之性必相其君子而無所違

惟酒食是議無父母貽罹損之至也以益其君子夫如是則夫婦一體也父子一體也君臣一體也皆以卑者上行與尊者合而有孚也爲之上者元吉爲之下者无咎可貞利有攸往何待煩言乎所不能已於言者二簋也皇天饗有德親有道二簋信可用享矣文王難言之曰曷之用孔子曰二簋應有時斯何時乎非暴殄天物害虐烝民之世不爲此言也非黍稷非馨明德惟馨之君不爲此言也損剛益柔文王率叛國以事紂此有時矣陟降左右則知之矣損益盈虛與時偕行文王之所以爲文也損言乎三與上主

三以名之益言乎四與初主初以名之主貞而悔從焉兌主損也震主益也兌損則艮從之矣震益則巽從之矣文王所以正名也益之近臣損之者也知小人之依爰告其君君不以爲損而以爲孚臣益志也君大得志也必曰損上者何也民說无疆小人曷嘗不有怨汝詈汝者乎皇自敬德寬綽厥心所謂裕也如此而損上上果自上近臣不得專其譽也如此而益下果下下遠臣不得私其惠也其道大光不在斯乎中正有慶二五同德利有攸往以集衆益德之益也豈財之益也兼巽象以言之曰木道乃行包犧氏帝

譽氏以及文王皆以木德王天下詩曰周王于邁六
師及之此非涉川之宜乎言巽之爲木也屢曾不言
兌之爲金盛德在木所畏者金也損益盈虛損之時
也益不復言損且不言虛不言盈曰凡益之道俾天
下知益之道不可以盈不爲盈則不爲虛損上之事
不可無損上之心不可有彼損下者損也此損上者
非損非損而大益故曰天施地生其益无方下皆上
所有上實下所奉何損哉主夬者誰乎剛也誰適爲
主五也五體兌而必以乾之貞者爲本謂之君子夬
之決專爲誅乎抑兼爲賞乎夫曰君子道長則施及

下者皆祿也雖不主言德而曰揚于王庭八柄皆揚之矣獨誅乎哉舉十六相夫然後去四凶親逆周公夫然後討三監不然鮮不爲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者未見其決也又安見其和也夫決而和者衆賢和於朝揆百事布教於四方無違教無廢事則其去小人宜若行所無事矣然而必曰其危乃光者欲並生之心也有欲並生之心必致不與同中國之罰不得已之實也危之哉夫君子所不欲亦小人之所不欲莫不自咎其所以取之此則所謂光也被四表格上下乾德之始終具矣夫夬之孚號豈力有不足形有

不利勢有不便時有不順哉盛德之世無一物不盡
其衷矜惻怛之實焉夫是以命之曰王庭位在司寇
卦實生氣方盛之月也以陽德制生殺實未嘗一用
殺是以武庚管叔之不得不誅周公自以爲過而改
之矣利有攸往剛長乃終而文王之志事乃善繼述
之矣姤言乎初初不得爲主剛中正乃主也辭象之
曰女惡之曰壯外之而弗取不謂之內夫柔不上而
後之姤初不內而外之勿用取女乎勿用乎乾初之
姤宜皆勿用乎乾初之義廣矣大矣龍也姤之小已
甚蛇也則惟勿用取女焉已矣他皆用乎皆勿用也

皆勿用而專言取女小之也不言他之勿用而專言取女大之也嗚呼噫嘻一陰始生焉能爲主壯亦女也勿用取奚難爲苟弗取奚能爲妖不爲妖孽不爲孽世徒生此人不聞不見也豈其激勿用以成大用禍宿之而愈壯乎彼幸以君子弗取縞衣綦巾聊樂我云終身元咎固非世所指名也可勝數哉夫取然後與長弗取則惡乎長與長然後不可不長則惡知其不可不知其不可且以坊之爲大過無所用而壞之矣或且以內之旦有益而決之矣夫因姤之時義而贊之品物咸章不可謂非嘉之會剛遇中正不可

謂非義之和而事之幹文王不言也孔子言之妬之
所以美也吁美則美矣長此美者惟在謹此一婦人
他何言哉終尋斧柯始則毫末耳壯也可謂細乎特
勿用取也可不知其細乎爭之彊辨之疾臣不幸已
愛之摯寵之固君不明已此天地不相遇也蛇尾龍
角其妬甚速在君側者不知其非已之魚而包之不
知其所往矣二有魚者也以剛遇中正之君天命弗
庸釋焉斯女也時實生之斷其不能爲禍指其所之
特勿用取焉易知易從國家無事發號施令而民悅
明照萬物而不遺微小其在斯乎五君子必以初爲

小人此小人則民也民惟邦本不可使逃於淵以爲羸豕操之勿已慶遇二曰常姤上曰變儒曰一柔遇五剛是非君子之言也豈聖人之指哉夫姤萃升相次乾坤貞悔畢於是而以坤承乾萃之序天地之終始在此矣夫天地之終始則人道之終始也人道莫大乎君臣父子由父子而有君臣所以萃天下之人心也觀其所聚萬物根著於地人爲之主人不能違地而覩天之全天且弗違地而日一周焉歲以其全示諸人陰陽之情降而爲柔剛固結不可解謂之命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爲天地社稷宗廟主五服諸

侯駿奔走焉必以父子相繼爲常三年喪畢以禰宮事先君致其主於廟以事生事存之禮將之與天無極不始與萃而焉始哉詩有之曰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此周公相武王祀文王于禰宮尊爲太祖之廟以正始受命之統也承夬之乾以坤而爲萃當夬之時紂尚在上夬曰王庭周庭也文王受命作邑于豐以王者之制作廟未暇追王古公公季也居處亦不充焉故其詩曰匪棘其欲聿追來孝又曰四方攸同王后維翰其城十里垣外爲諸侯之館大而新之以萃天下致孝享而聚以正也豈曰

矯誣以布命于下哉武王周公奉文王之命而善繼述之自往如慕返如疑積日月而思慕之以至于二十五月天數畢矣踰月而吉祭行其禮奏其樂不嘉何以樂不聚何以嘉鄉之必知其饗之象所以言亨也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傳是以不言亨也萃言用大牲社也鼎言享上帝郊也不有大人相之孰與共事神祇祖考而安樂之書曰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虞帝之享宗廟也有發爵賜服之事於是乎有讓此謂利見不以正惡乎用大牲吉利有攸往王可乃時巡朝諸侯明黜陟時遵所爲作天地萬物之情

萃于允王維后之一人而九疇之彝倫攸敘焉四十有五疇之數萃實居之易之序也於戲致孝享者志敬節具志和音雅其必自志哀居約始矣三年之喪古人所以能行之後人所以遂廢之觀其所聚而失得之報昭然矣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文王武王之德也達禮樂之原孝也致五至哀樂相生也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順以說剛中而應者行之四方有敗必先知之除戎器戒不虞之備具焉若乃抱火厝積薪之下而寢其上必不足以行三年之喪矣夫天地萬物之情好生惡死生於憂患死於安樂

聚不以正萃如者皆嗟如者也有位匪孚不若豈弟之君子寒心銷志其上未可安姦人幾幸衆心疑惑而欲行三年之喪不能得大人而相之俱亾恥俱苟安而使百官總以已聽于冢宰焉有不亂者乎有孚不終乃亂乃萃則非所以奉宗廟主社稷矣柔以時升斯何時乎其坤之悔之終乎乾上也其貞在下坤下也其悔在上剛之決居乾貞之終其始必需之需必畜之而名之小夫然後泰大有乾貞之至盛盛必畜之畜乃大矣曰能止健大正也大壯剛之逮於悔者曰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又曰大壯

則止乾貞在下義必示其止以爲大正又以爲正大終於夬而後告之曰利有攸往剛之長且若是乎其難之則坤之在悔必不可終於復不可終於臨不可終於泰師也在水之上謙也在山之上以地道言謙曰卑而上行然而柔之在貞者不極於下生意未可見且不一也極乎至下而處一焉惟巽也與震爲對而東南則溫厚之氣盛矣坤之動也闢斯其時猶靜而翕焉此柔之必升而不可以已之時矣乎夫坤之在悔若皆可曰上行上行之爻必專在謙彖云漢之始於巽中闢也若皆可以謂之升而升之時必在十

有二月辟卦之先巽兌反對承姤之乾以終坤之悔斯易之序而升之時也乾貞不終則不決坤悔不終則不升否曰小來升曰不來大且未來又況小者柔升也非柔來也柔非時來柔以時升也夫六十有四卦皆時也隨曰隨時升則曰時升升宜言乎位位可不以時升哉坤在貞時則美惡皆成以養生坤在悔時則包萬物以爲一犂木之生氣於固陰冱寒之中巽其根也順其枝也剛中其榦也應地之博厚而植其中焉生意惡可已哉始之者大矣繼之者亨矣巽小亨而升大亨巽无初而升有始也巽在貞曷言乎

有始柔始也謂之陰德陰德之純上載于天而初則在重剛之下自下而上故命之升非若无妄之初剛自外來而爲主于內者矣无妄正故曰利貞而戒之曰匪正有眚升不可謂之正則不言利貞告之曰用見大人勿恤此剛中而應之慶又何事恤彼恤恤者小人也升中於天作高山而得其時焉本后稷之陰德受太王王季之福祿柔順而進之以美若受殷之命亦惟虢叔閎夭散宜生泰顛南宮括純佑秉德迪知天威其所悼痛而欲安之者猶未徧于天下亦既求其寧覲茲成矣升曰南征明夷亦南狩非致戎于

商牧也以彖胥名舌人先致者南方之遠國玩文王
勿恤之辭則知武王勤恤之志矣大人在二用見之
者五也尙剛貴五五必繫之貞而吉之則柔以時升
之致矣不以大人逹厥民而見之堂下遠於千里何
以得志行乎中國哉卦以剛柔分者凡二十分則均
均或揜何獨至困而剛揜揜者誰乎剛中也誰適爲
主五也五貴矣剛尙矣大人在是曷爲揜哉以剛尙
柔惟貴盆困服君子之服者知之受之而不辭固其
所也兌在悔矣雖然舍困無曰剛揜者長男貞隨也
少男貞咸也坎在貞剛中而不應象則澤无水君子

志未得小人位未當凡皆以此也三女相從四剛爲盛在外者無或不順而順莫若革金曰從革大人虎變文事勝矣他或未光甚且可醜剛者過矣孰得而揜之夬乘五剛剛長乃終萃體四柔剛應故聚不得謂之揜矣惟是爲分惟是爲均則惟是爲揜雖然揜誠莫若困辨亦誠莫若困剛中者君子也大人也來徐徐志在下與之者皆君子決非小人所得援而繫之矣剛之不可揜固如此要其終而後知之夫中易之所也以中爲所而體之以剛君子無疑也不中且不正故至于吝不中未嘗不正惟幸其悔噫嘻小人

在高位自以爲得且曰動悔孰知其非所哉四之來也徐徐非端坐者也五亦曰徐曰乃難辭也難之而徐徐以有說此不言而躬行者也交於神明誠之不可揜也吉又何咎是謂受福則言焉從生而何以有之動以浮言大人所畏也率顲衆戚亦大人所修也豈曰誥誓不及五帝而遂已之乎若乃下困於不堪命此非苦口逆耳之言不足以明之雖知其不信又焉得已乎倘曰陳情自行以告無罪誠非大人所自出亦豈得盡絕言路舉天下後世無復憐其臣子而後可哉或不信則或信之矣時乎不信則有時乎信

之矣寧竟以不信終哉夫斷之以有言遂決之以不信文王之心孔子知之矣曰此尙口者也夫一人一事尙其口而終身不救習久故者知之矣舉百世之人自朝廷至于州巷以口相知以口相說以口相貴賤以口相生養至使古今天下必無有之人必無有之事人人著信牢不可破可不畏哉雖然兌之尙口宜莫若咸矣不戒之於彼獨戒之於此夬告之號且曰无號終有凶革上革面而三革言距邪說放淫辭非好辨也萃之上曰齎咨涕洟垂涕泣而道之所謂肯感言于民也言之醜則大過矣信口說背傳記分

文析字煩言碎辭斯講習之害也文王憂患宜必敬
忌之獨繫戒於困之彖何哉周公繫爻固屢命之小
有言也主人有言婚媾有言也小子厲有言也此愚
夫愚婦之所同忌苟詢吉凶亦惟知有言之可畏文
王於困斷之曰有言不信若頤云自求口實然此不
可淡長思矣乎夫何以使天下之君子小人無不同
入於困其小人陷于死麗于刑其君子飲食不忘其
憂乘車不知其安赤紱不榮其貴實惟口之滋蔓而
不可除也實惟萌牙于株木之下幽谷之中而後施
及于鼿硊至高之地也傳曰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

其大人告之曰有言不信而大人吉无咎矣是之謂德之辨於相遇乎愼之貞與德悔與象井之形容物宜具矣有天地之性焉有人之功焉井谷天也井甃人也渫以人也冽以天也水本乎天巽而上之者由乎人人能通天地之窮則天畀人以不窮澤涸而井不竭天人交相致也自上而下降者爲天下極復上升者爲地井之道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人脈其土而井之則相其宅而邑之土厚水淡民物繁庶久居其所亦焉能不覯其惡聖人不常厥邑而改之所以謹天命也命人舍之不命人改之天光下臨

地德上載更爲新邑仍其舊井修之足矣初上二五
爻皆不改必主乎剛中巽剛中所以爲完久也坎剛
中所以爲新而不窮也豈一世之業一家之養哉收
之爲功其井之終事乎寒泉溥焉不私一民往來井
井貧澤大矣何人不世世受其福俄或以收一不善
於其幾成而敗之一瓶幾何聖人哀之繘井易冀聖
人難之出險吉也入險凶也出入之頃無過瞬息笑
之齒冷戒之動色剝乃上不順天下不因人其事不
可成其業不可竟而自以爲功乎是故不陷者需入
于淵者訟險而止見險而能止者蒙與蹇動而免乎

險者解說以行險者節險以說者困渙乘木有功不可不用拯險而入焉井養而不窮不能不羸其瓶入乎險中矣夫動乎險中可與揆幾入乎險中是自求禍也汔至祇汔濟矣若小狐無一可者也往來井井者日戒之而已瓶之用汲平者常也傾者偶也百姓日用而不知則以民咸用之之器示其戒汲井矣必易壞如瓶也盍亦思之民生之不固其羸殆有甚於瓶者彼瓶非此瓶人生不可爲我生跌而不振没世不復操之勿失終身不殆繘井者循環不可絕浸漑以時息巽之德也身之潤也何險之有聖人觀鳥獸

之文而稱名曰革其卦以火遇金貞克而悔從之不知其然而然謂之變制之使然而後然謂之改自古以來小大之業近遠之俗上下同流不得其所守雖有聖人之法斷斷無所用之必至於非聖無法而後止革之稱名殆非文王之所願也兌之象澤也孔子以坎象之曰水火相息不曰金火相革主乎四之位以言之矣六位惟此不當而承君之澤者也悔以配貞信無疑乎改之方其未改此乃澤之當也不有當水竭于上火熄于下何何相息之云乎夫金剛火強而聖人取類於至柔謂之二女以彼女子子之志而

又不相得則其幽隱蔽壅孅媢淩雜離婁不能紊隸首不能算不掃除而更張之湯止沸薪救火愈甚無益此其所以命之曰革也將使誰正之又使誰信之玩其辭曰已日乃孚而聖人之情見矣日以照臨誰敢不正已以中合其誰不信十旬以剛柔相受過於五則合已則中之位而合之貴者也舉而措之事業何如哉世之亂也並后配適兩政耦國情僞千變不可勝說由不知合之於正而失其所以爲中也不有聖人在位陽德若日與六宮正位家宰贊治世子視膳大邦爲屏以治易亂天下其誰信之文明以說大

亨以正鼎所云幽隱蔽壅孅媮淩雜如金在鎔精氣入鑪莜除渾然天成不知其消融於何有矣聖人悉數之故則若彼新則若此考之而皆當往昔之悔無一弗焉異時之悔無一伏焉其悔云者聖人之所悔非凡民之所悔也聖人之悔亾凡民其庶無憾矣乎此之謂天地革而四時成也百姓日用而不知此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也疏通知遠而不誣者信之矣象其物宜六十有四皆象也何獨鼎爲象聖人覜象於天範金以成器凡民曰器也聖人亦曰此器也然而不謂器也稱名曰鼎謂之神器昭明盛德上

承天休應於斗杓日次壽星則巽下離上之象見矣陽德止殺天下歸心正位凝命其在斯乎上帝陟降於王者之居自斗杓而下上焉聖人享帝歲五用事燔柴以逮于納亨以木巽火亨飪也不血祭而畢事事天如事親也然而不曰大亨者郊特牲也以禋祀爲尊敬然是謂一純文王致虔於離之畜牝牛成享於鼎之元吉亨天神皆降巽者天之神道也其辟卦曰觀日月之會皆在東方鼎與屯如合璧焉文王所居而安之序也聖人敬事上帝必考帝心之所甚重而求助焉則惟聖賢之生於其時者矣尊位皇極也

賓命大統也羣生大畜也養聖賢者以其能養天下之民也以賓禮承之師道事之異於備物異於多儀異於理義聖賢爲之心膂則明四目達四聰而亶聰明作元后矣元后在位元元在下相與爲體天之生民非爲君也天之立君以爲民也民既吉矣君實嘉之民生以嘉君德惟元文王曰元吉亨元元之民也孔子曰是以元亨元后也柔進而上行作民父母惟恐傷之得中而應乎剛天子之力臣有司之牧夫用文王之命使矜寡孤獨無告之民靡一不得其所其上賓師之位也三剛侯甸男邦之宇也爲柔中之君

牧養伏處之小人而相協焉大有以五賢共事一君鼎之爲君以四賢同養下民不曰得尊位亦不曰大中則曰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吉可不煩言也與大有之彖必異文矣震東方也於時爲春謂之長男文王曰震亨不繼鼎而繫之曰元傳且不言所以亨不煩言乎震奉乾之元不自爲元此其所以震此其所以亨也震何自來自坤索之得乾之初於是始來也貞既究悔再始乃冀其行而五曰往來往而復來遂且泥矣其始也未嘗遂子不專命稟父命也父命無所不通不知有所謂

泥者震之亨在初果不煩言乎文王必擬諸形容曰震來虩虩笑言啞啞夫子必原始要終曰恐致福而後有則萬物之生氣出於一人之心恐其怵惕惻隱乎笑言其發政施仁乎非致其威實致其福世世通行是謂作則詩曰神之弔矣詒爾多福又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爲主於內本以體之震之初也建侯於外支以別之四當之矣各爲其國祖不得祖天子驚遠懼邇揆文教奮武衛之內莫不震疊蕃國無敢不式王命此非一侯足憚也輻輳並進奉天子法度然後可以守宗廟社稷爲祭主此則震之出也不似人

君不見所畏乜豈其不喪矣乎不能驚人則爲人驚

扶蘇也與荷華爭美喬松也與游龍同茂言鄭忽爲

君之微也書曰萬夫之長可以觀政安見方六七十

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況百里哉震不言動動不足

以蔽震也止足以該艮乎不足也曰時止則止時行

則行豈惟止云乎哉然而曰艮止也主乎上以言之

也行者貞止者悔上止乃時止也下止必時行焉下

爲上行統於太上惟在太上乃止其所也北辰天之

象崑崙地之勢天子人之極靜曰至尊所居動曰萬

物散殊人心爲主於身以至靜役羣動之道也不失

其時光明在上而不爲亢矣然而曰上下敵應不相與也何哉上下不可言敵敵不可言應應不可言不相與上下不能相無也相須而後成心爲天君形爲心役貴賤小大何獨不然敵之言匹也在上者所以率下之羣匹也上命下而下不應下聽上而上又不應則其匹亾而何上下之云哉應則宜無不相與者矣聖人斷曰不相與上不可代下履下不可代上舉況至尊臨至卑乎古人有言下不貳上此之謂不相與人之大倫各止其所者必如此也天所與我大者先立小者不能奪則不獲其身而思不出其位者乎

吁嗟乎行其庭不見其人此何人哉欲見其人是以
行其庭不請邪不許邪不相遇何以无咎無不請也
有不許也志相得焉何不遇者不相得焉斯不遇也
皆无咎矣誰實行其庭不獲其身者行之雖復愚賤
不肖無不可以身先之適有惡直醜正驕淫矜夸其
人不見見而辭焉無傷也志士仁人莫逆於心莫解
於心往則見無疑也適不見亦無疑也志不相得固
請而得見者有之屢請而終不得見者有之弗絕人
亦不絕於人甚且避逅變生既及其人之庭而後逡
巡以退不爲晚也文王明夷仲尼旅人往往遇之焉

有神龍制於螻蟻者乎不必鳳鳥增擊而去之矣聖人止其所峻極于天覩彼不知何人之人不異孺子嬰兒之讙譊徂詐然并無所云好則人怒則歡者是故孟子曰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无咎之義乃大白矣漸則進乎進以漸乎漸不專在進也善惡之積莫不以漸奚獨進哉聖人見天下之動動而之善乃命曰漸孔子知文王之心漸進善乃贊曰進如日不善一敗塗地從惡如崩則不進善不謂之漸矣雖然進善如不及奚必以漸乎難之乎不可以爲難也不可得而易也先事後得漸以不舍漸以不拔

有本者如是山之所以產也愼之至微而後顯焉愼之至卑而後高焉亦何事不吉彖曰女歸吉傳曰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不申言女適人而推言臣事君文王曷不言丈夫子之事而顧言女子子之事也妾婦之道孟子旣以爲非丈夫子之道矣不曰古之人未嘗不欲仕又惡不由其道乎曰古之賢士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忘人之勢所謂伊尹太公見而知之者此也知臣道必知君道知臣事君必知君事天君必先乎臣臣不得先乎君無異女子子之守其身而不得以爲婦女之檢柙也人亦有言立

身一敗萬事瓦裂名節掃地勢如崩山其蔽將如之何艮固不可以終止乃其所以爲漸者五之剛得中也允也天子降予卿士上無剛中之君行其庭不見其人矣剛在君位柔乃得位乃可以正邦不終止亦不終動夫是以不窮何謂不窮人君以四海爲一家澤不下究於匹夫匹婦之身歲歲孰視之而卒於無可如何由家宰不降德於衆兆民爲之不以漸治之無其本也一夫不獲時予之辜任重也佑我烈祖格于皇天知權也止而巽者天民之先覺者也要在潔其身而已治亦進亂亦進就桀之潔潔於就湯湯不

勞而王不若桀之不亾稽謀自天五往而後復斯之謂尹躬暨湯咸有一德也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得不凶大人之貞一德以爲宜女子之貞未聞二三其德而可以事其君子者也非天民之先覺者孰克知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不爲二三其德乎哉放大甲于桐民大悅大甲賢又反之民大悅非有伊尹其誰能任之非予覺之而誰也故曰終莫之勝吉凶所願也彖莫不善於歸妹稱名初無不善也家人以男女正爲天地之大義歸妹以其稱名爲天地之大義善何疑哉且曰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

妹之象天地之交也漸之天地如否而其人則交歸妹之天地如泰三剛四柔易焉此固結而不可解之義也雖不當位剛上柔下不可謂不正男女居室人之始也以隨易之體魄則降知氣在上人之終也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祭自旣祔則設同几有男尸無女尸是故陽往陰來昏禮也去明即幽喪禮也知微之顯祭禮也人道之正如此舍此則皆邪說也人情莫不嘉生而惡死聖人知幽明之故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其在詩曰令終有俶公尸嘉告極之子孫蕃育令聞不怠必原其實曰昭明有融斯德之盛者

也記曰骨肉斃于下陰爲野土其氣發揚于上爲昭
明德厚者流光也曰焄蒿曰悽愴德薄者流卑或不
得其所歸者也由士以上則皆有其先人之室焉其
在詩曰鼓鐘送尸神保聿歸若是乎其明著之未有
見其饗之者昧之爲言正言也斷其辭曰征凶背殯
出會春秋以其子爲無哀矣无攸利今之諸侯以三
年之喪從其利者聖人弗知之矣夫人鬼相依以爲
吉凶無異男女之相養以生相守以死金縢之書武
王能定子孫于下地則三王能念之而罔害矣請大
夫士之命其辭亦莫不然所謂知鬼神之情狀也非

鬼之祭不可勝罷匹婦之説不可勝聽人乃或㑥張
爲幻互相表裏自謂丈夫而斃於弱女子之手幾何
人矣疇不樂其新相知疇不悲其生別離説以動新
相知也所歸妹生別離也在位者無一當五以柔乘
剛夫征不復婦孕不育漸之禍小順也女承筐無實
士刲羊无血歸妹之禍大不順也彼自謂丈夫以果
於征而凶乎其位不自考其才之已柔而輕於從利
授下之剛者以其柄禍敗立至不出聖人所以斷也
是曰倒置則何謂天地之大義乎靡不有初鮮克有
終以仁得之者以不仁失之也君以此始必以此終

以不仁得之即以不仁失之也知命之不長莫若並建聖哲矣天祚明德有所底止莫若宣昭義問矣書不云乎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此非天地常經古今通義乎歸妹女之終也夫亦鬼之終也庖犧氏王天下以迄于秦雖盛德之子孫罔不遷爲家人鬼神固與時消息惟令聞爲不忘焉孔子賢於堯舜此天之未喪斯文也知足以知聖人者信之六藝之文不徼之文也豐不申言乎亨而特言乎大大乎豐不遠大也豐亨而後大豐以已者小豐以天下者大含遹徊遠謂之窮柔遠能邇謂之通文王有聲

遹駿有聲此明以動之詩也四方諸侯始以兄弟來享終以元后之式丕享焉尊之曰王不自大其事而天下莫不大之不自尙其功而天下莫不尙之王者之義如此明以動之德致之也喜者固陋憂者亦褊巍巍蕩蕩威行如雷霆明照如日月文王年在耄期康彊逢吉不倦於勤也聖人盛德日麗乎天而日中則當王之位也日陽宗月陰宗斗星宗離互巽之象也岳宗岱山瀆宗河澤宗海震互兌之象也各得其所歸以登於豐而不可得窮焉日無時而不中王者所居爲之正勿憂其昃矣月盈無過須臾而食則其常

盈與食相損益故以茲爲恆也十二辟卦紀天地之盈虛與時消息是以不窮人之盈積於升平而後盛民數穀數登諸天府苟不才之子用事於內外堯亦安能不憂而頌曰勿憂者憂不得舜禹而已也豈衆小事之憂乎鬼神固有安樂亦有怨恫視主人之成虧以爲消息是故豐一已者民怨神怒豐天下者天與人歸自邇及遠通而不窮好遠據邇窮而失居故曰豐不遠大亨乃大也惟亨乃大則不曰元亨專言大而亨之義該矣與時消息亨之道也未有不與時消息而可以通天人古今之宜者也豐一不言亨旅

則亶言小亨豐以亨而大旅以小而亨亦可不察也明無不通豐之本也動無不變豐之大也旅何以小小則何以亨哉彼小者利貞者也未可以言亨也元亨小何以亨亨不繫之元固小矣又加之以小小不足乎亨之嘉亨不得以小爲貶是故卦之言亨恆主乎剛者言之其言柔則必中必且在位旅之柔未嘗不在位然而旅也者言乎外者也不曰進而上行曰得中乎外此其所以繫之曰小也旅之時能不爲之大且能爲之小推而放之東西南北無所不通者矣應非剛而柔順乎剛在下位不援上此旅人之貞也

止於貞之止麗於悔之明旅人之行不以暗投明固無不鑒旅人之止不容何病正亦無少貶焉儀封人見孔子於去魯之初而曰天將以夫子爲木鐸道路之事託始于是也東方小大諸侯咸得親炙聖人聞其聲教則嘉之會在是矣豐之大者盈也有時焉爲虛旅之小者約也無時焉不樂當世諸侯大夫或不義而富且貴其於聖人之躬如浮雲過太虛曾何足芥蔕於胸中哉凡悔吝之疑無毫釐之介故斷之曰吉矣夫能爲旅人之小斯孔子之所以大也仕魯爲司寇位在大夫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膰肉不至以爲

已不能乎大夫之罪不致也不稅冕而不謂之行之急矣長子在魯君埽其宗廟不收其田里謂之舊君服齊衰三月言與民同也魯不以君命名孔子則不可以反於魯其在所適之國不敢託也言與氓同也諸侯以賓師之禮待之養則可受祿則不敢受無常職焉至於無甚高仕極之曰周可受也君之於氓固如此所謂微乎微者矣旅之小也如龍之蟄以存其身夫安得不亨兆足以行矣而不行然後去又何可不以旅七十二君之廷仕止久速莫非正也無所往而不爲吉彼自絕於天欲不利於夫子

以無事置之而已矣厄於陳蔡無交也未有圍之者
也後車從者饋餫不致故曰絕糧而孟子曰飢餓不
能出門戶楚昭王賓周之蔡已遷於州來故曰我土
地也檀弓之記曰孔子失魯司寇將之荊先之以子
夏申之以冉有夫子固前知其必至乎楚然後回車
矣乎又何凶悔吝之有天下後世莫能咎夫子者也
意者吾未仁吾未知爲夫子自反者惟子路一人此
非顏子之亥乎賢居何等哉聖人非見容於人者也
又況吾夫子容則病矣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夫子
蓋曰天地之所以爲大而又有容之者乎故曰孔子

能爲旅人小所以大也不言天地不言四時不言日
月且亦不言聖人贊之曰旅之時義大矣哉學易者
尚孰復而切究之巽小亨震辭曰亨巽必曰小亨所
謂齊小大者存乎卦也然則孰爲小初也貞悔皆小
斷之在初初爲民四爲臣且貴臣也初之伏也下民
之微且微乎微矣或在十等之末爲天民之窮而無
告者小以指之惟剛中正者入乎至陰之原以撰之
近有親臣焉遠有力臣焉親臣以謀猷告厥后不匿
厥指于下遠臣不遑啟處以勞來安集之王者中正
之德咸降于國人天下之至窮而皆通以此脩和有

夏夫而後小者亨也非重巽以申命則何遽亨哉文
王質麗陳教孰慮而行之遲之又久以肆爲重巽也
柔皆順乎剛肆不違也用克達殷集大命允哉剛巽
乎中正而志行矣豈不善始善終哉雖然六州之從
教者大抵衰世諸侯之公子公姓公族也鮮克由禮
風以動之教以化之而後乃斷曰有終且必曰无初
焉喪之也牿亾之也初則未有不善者自不典故衰
之曰无初也下民之命降之自天而可以不善爲初
乎哉申命天子之命也天子奉上帝之命而重巽以
申之必以下民之好惡爲其本重巽則無或敢伏小

人之攸箴矣夫然後可者進不可者退可者行不可
者止易知易從而絶非卑之無甚高論也執中而用
之民莫不由之聖人不易也爲繩墨爲規矩孰得而
改廢之聖王定天下無分民有分土重巽之象也二
君一民姤著无魚之凶矣巽則曰悔亾而田獲二有
土俾天下之民安其居成其事利有攸往監一國之
家君二賓當之利見大人見此巽乎中正而志行之
一人也翊正於王敵王所愾而獻其功詩詠之以厥
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書誥之二之爲邦
君也下以保庶民上以事天子巽在牀下臣節著矣

用史巫紛若宗廟社稷之祭祀誠且敬矣苟非司牧其民所述何職民各有心鬼神何主史巫紛若何吉之有焉惟五中正則四之順不爲諂惟二得中則初之順無兩心故曰小亨民之至卑王者以爲吾赤子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愼無若三之頻巽所謂重官是已愼不可爲上之巽在牀下所謂尊寵其位授以魁柄者已志窮則无可往上窮則大人之所必誅而不赦者北斗自乾撝巽其威神矣可不畏哉兌釋名曰說而不述其亨兌固通貞悔皆兌則無不通惟說之無不通將必有戒心焉剛中所以亨而柔

外不可以不戒戒乎說之在外也聲色臭味中正者
備物而亨之雖聖人不近人情乎告之利貞而說之
通者于是乎協義之和立事之幹五實以之也以厥
下民馨聞於上帝順乎天也黎服大說應乎人也待
於下流無不被上之澤而尊君親上之心若手足扞
頭目矣上柔在夬曰乘在困曰揜在革曰從而惟兌
必曰先先之者以民爲體君也體職勞而忘勞勞有
節且有敘君實司之用之以時以君爲心者民也君
有戒心與民同患四方有敗必先知之豈惟知之必
且犯之難亦何難不異衽席有致死心是以無敵安

而忽之不知不識彼降之割此申以勸聖人通變凡
民不倦勸於義也王者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是謂
說以利貞說之大象所以爲亨也離亨在二利貞故
亨也兌亨在五必以利貞是曰正秋而必不先其利
利固義也禮以先之美之在和不和和生難至和咸勸
柔則曰民臣不與焉民則曰先朝以詢焉民不可外
柔不可先易之正也渙亨二五皆剛主乎來者而柔
得位與焉貴其上同也同於五也同心同德若一體
也王假有廟一體之人有三焉下莫敢擬焉王灌后
亞之也君子有孝子舉奠登餕以上嗣也相維辟公

大宰贊王牲事贊玉幣爵之事也四實當之然而得位乎外后爲天下母以爲天地社稷宗廟主春秋之義王世子受諸侯之尊己而天王尊天子之宰通於四海非柔不可非得位不可非得位乎外海內瞻望而稱願焉不可一人兼此三人而備得之天下歸而往之號之曰王大其長久世世奉宗廟无絶也周頌曰陟其高山嶞山喬嶽允猶翕河導河以周嶽王者之涉大川其宜也若此聖人之文曰說以利貞中孚以利貞過以利貞渙之辭曰利貞而不曰渙以之渙非正也主天下之渙者一人乃正也有那其居王者

之居也衰時之對王者之堂也渙以王者為正王者以時涉大川必以王者之所居為正故曰不下席而天下治若乃禹皐陶久勞於外風雨櫛沐於廣川大澤中渙其躬而無悔定民居成民事使天下之人各疾趨其所養而休焉書曰成允成功四瀆既修萬民乃有居有食有教是謂乘木有功舜為天子和義幹事德莫大於禹迹之所經緯矣不煩言矣節所以節剛柔分也剛柔分不惟節亦不遠曰節他不曰節亦自通而嘉聖人繫節以一辭斷其德焉舍此一言非所願矣夫天地民物不節不可節則宜無不可不節

斯不貞不貞不可貞則何不可節之貞更復何不可
其不可也不甘而且至於苦也何至於苦坎之在悔
道多窮柔在剛上也天有六氣降生五味不中不甘
不窮不苦是故節之嘉由於通五居中也中而通者
也二不出中中而塞者也二塞則之乎屯屯爲盈盈
則如川之滿不可游節安在乎在剛得中乃必以五
不以二故曰亨五也不復繫他辭于彖何哉苦節不
可貞爲甘節者告之非告苦節者也其告苦節者則
既曰貞凶必且曰悔亡而豈告之曰不可哉苦得其
節貞之至也國人家人莫不稱賢不知何所謂悔矣

有國有家者五也爲之主人可不知其苦哉可不知其何以至於苦哉陰陽之患乎天地不節四時不成居位中者誰也人事之患乎傷財害民制度者誰也告苦節者曰貞告甘節者曰苦節不可貞忠臣也烈士也孤子寡婦也天民之窮而無告者也往而尙之悼痛而務之與萬姓咸享於其甘者而節之幽明之故罔或時怨時恫者焉雖然未洽於天下其可以是爲貞乎非不貞也不可貞也武王周公繼之而文王無憂矣中孚柔在內六爻相雜柔未有言乎在內者初上爲本末貞內悔外也中孚不以初爲三嫌不以

得位乎外爲四顧中孚之象渾天象也上九正名曰
天九二曰鳴鶴在陰晝陽夜陰非夘昏以待昧旦之
所瞻仰乎聖人面稽天若顲俊以尊上帝好爵天官
也天子之所有也與爾靡之克相天子官人者也剛
得中不在五與二乎乃必先曰柔在內入君子之室
論才之難憂官人之難二五非虛中相與不幾乎賢
不賢能不能佞曰忠忠曰佞哉彼翰音之登於天天
下皆以爲不世出之正人實聖人之所謂聞人也名
其無翼而飛曰翰音柔在內者三位則不當能不與
同心而以身當之謂之得敵如彼飛蟲時亦弋獲在

外者不至象恭以滔天不復震驚朕師此惟禹之文
命爲舜司聰而出內五言也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下
說如此人之好我示我周行上巽如此君臣和於內
萬國驩於外孚乃化邦也用民必時取物必節胎天
飛鳥跂行喙息咸遂其生信及豚魚也此非吉事有
祥乎及其因風澤之宜以涉川也舟牧覆舟五覆五
反乃告備具下事上盡其心上使下備其制命官曰
虞戒不虞也舟虛之象慎之至也其在詩曰淠彼涇
舟烝徒楫之文王能官人而涉大川矣登川禽嘗諸
寢廟頌曰猗與漆沮潛有多魚蓄育之成如此豐鎬

地居上流非魚鮪不沦何以致此哉文王與舜若合符節其在書曰笙鏞以閒鳥獸蹌蹌簫韶九成鳳凰來儀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修禮義而體信外內上下無不順是謂節而信之夫不節則焉可信哉盈天地之閒者惟萬物屯之所以受也一物失所王道爲虧於其幾終必或過之雖曰小乎止而慎之用過乎儉此亦有其信者不能必行之也曰翰音云爾何乃登於天天之降命其廢興也必以人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文王所以受命也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幽王所以墜命也豈無善人其殄瘁也降此大厲之所致

其私智自謂過於文王武王援天以自高倡而和之
具曰予聖此翰音之登于天而誤天下蒼生之一人
也比之女禍何異褒姒夏之世前定之而卒不爽焉
天乎人乎天也天因人而定之有信而無必日監在
茲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是以成湯之誥未知獲戾於
上下慄慄危懼也中孚柔在內以利貞孰以之剛中
之正者一人也何所以以萬方百姓也遠近無一不
出於正以受節之亨而中孚之貞應乾之元矣小過
亨名卦曰小不言小亨而亨者小矣小不遽亨也小
過乃亨人誰無過又奚勸之過過必吝過則咎過宜

悔人之恆也若乃過而得亨常人之所不能亦又不信則惟聖人知之而不忍不告之常人矣曰亨且曰利貞三者具矣獨恨其小耳小者過則亨小利貞亦宜小而不著之曰小利貞過者惟在柔而利貞者艮之三與二一剛一柔也二不得專主之苟非三之剛弗過則二且上侵而不知止曷以貞哉柔得中在二也不在五也小過之五名之曰公先代之後也服天子服行天子禮然而非正也是之謂小過小事者何事嘉事也過乎恭過乎儉喪紀之事有小焉則過乎哀也可賓祭之事亦惟小者宜之軍旅之事雖小亦

大事無一可者剛失位而不中四實當之惡可以大事哉五得中與否與曰剛不中主乎四失位也三不預焉柔得中主二五亦同之公之位客位實臣位也小事吉矣一國之君必不可與大君之事故知其不可爲天子之三公矣離之六五曰離王公麗乎中者王以上九爲保傅用之出征周公東征實成王所以正邦矣乃若小過其事不及此且必戒之曰不可大事吁嗟乎雖曰小事非强有力者不能行柔之得中溫良恭儉而能讓矣豈見義不爲者比哉故曰吉也不吉則文王不告之可矣小過中孚正對也孚之言

嫗伏也則小過爲飛鳥矣古之王者養鳥獸之官能與之言而知其嗜欲易之爲書言天下之至賾不可惡也如彼飛鳥之音不在所畜養之數其告人以吉凶禍福尤信且速文王於卦之幾終而飛鳥繫焉爲飛鳥憂之初上之辭也飛鳥亦憂人之憂告人曰不宜上宜下告天下萬世之爲人臣爲人子爲人婦者一言盡之而不煩言也則且告人曰吉而且曰大吉此則告其君父也孰爲大君父爲大夫子明著貞悔之逆順自有生民以來以此斷吉凶禍福之本凡民愚不肖與知之聖人執之堅如金石信如四時此物

此志也久安長治信乎君父之福祿哉故曰大吉也彼小事吉者不得與乎此乃克有順而無逆焉可不愼哉既未濟以三陰三陽居六十四卦之終正對如乾坤也坎離也泰否天地之交與不交也既未濟水火之交與不交也在天成象日君也月臣也在地成形水乃火之牡也剛柔分則必言其配少咸長恆以首下經反對則艮兌巽震成爲四焉既未濟中男中女正反皆對六位相易二體不易不易剛柔皆中相易當則皆當不當則皆不當正必斷之曰利貞不正必斷之曰无攸利男之窮甚于女之終也彖舍是不

曰元旣利矣噫實小狐坎險在下再索得男男之窮
獨歸諸二矣然而曰曳其輪貞吉者何也君子乘車
鄉晨而見所尊貴故曰中以行正也爻言乎變不險
而順彖言乎象患失而感匪曳其輪果濡其尾則小
狐云爾未濟非不濟也且非汔濟也大川在前不濟
必不可汔濟亦不可先之曰濡其尾言害之不在大
也必原之曰汔濟言未嘗不近其小喜也首言乎上
尾言乎初初可謂終乎狐有尾非可續何言乎不續
終言乎男之窮二爲甚也初之濡尾無加于吝女子
子也柔且卑矣小狐在中而未出丈夫子也慷慨任

事卒于畏首畏尾方其汔濟之頃謂之曰賢曰良曰能而不知其終之不續也豈特濡其尾而已哉无攸利矣聖人通其窮以終之曰雖不當位剛柔應也此柔中所以亨未濟所以爲未止未止之所以開萬世也易之剛中善于柔中於既未濟乃均曰柔得中何哉濟言乎成亦言乎止既成人所樂也既止聖所憂也未成人所愠也未止聖所喜也夫是以斷既濟曰亨必中之曰小未濟則斷曰亨而已焉未嘗不以柔中而斷不曰小柔中在臣位不可不小柔中在尊位不可小也位在而曰小則不可以言亨矣既濟曷不

以往尊位者言之主乎貞也貞固未成然而未止悔雖既成亦且既止幸而未亂必憂其終曷以亨哉利貞初終所同中爻用事之位以初主吉亂則歸之終剛在尊位上六乘之為險之終亂所歸也所勿用者此一人三實應之不可不戒坎悔乘剛終於既濟其終也如是是惟無亂亂則歸之終是誠有亂亂必待其終三代之終始乃當之象不然者初非吉也亂亦曷究其終哉嗚呼以既濟之始中終無不正且不能亂故曰乾元用九乃見天則又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孟子言治亂必自唐虞之際矣未濟之柔中在尊

位斷之曰亨喜之也告在位者一言而畢無他辭也此可一言盡哉貞剛中也乃不能不窮小狐也悔剛而不中也然而不窮四悔亾上无咎焉男窮獨歸諸二坎險在下然而二之辭曰曳其輪貞吉者中以行正也乃若不變而彖以斷之二雖曳輪初則濡尾不曰君子乘車而曰小狐汔濟乃告三曰未濟然乃曰利涉大川未濟也可汔濟也必不可彼小狐也執狐疑之心行邀幸之術西君子而陷之無所不至乃不過曰濡其尾焉曰不續終也續終者幾人哉濡其尾者可勝數哉終不易續矧小狐云爾哉稱名曰小狐

其汔攸利決矣未濟非不濟也且井汔濟也則涉川之所宜矣釋之曰位不當獨歸之三夫男之在悔而不得位其位乃君位也初无位三在臣位不當則告之易之而已然而三與五同功異位其柔危其剛勝六三其多凶之至者也征凶無疑矣乃其爲險也已踰其麗於明也彌遠未出中則小狐之善疑已過中則雉膏之可食夫大川在前寧未濟而需之不可汔濟而止之故以未濟爲宜何疑焉夫今天下之大險先發者殆後起者成畏難苟安以濡足爲解覆溺之道也彼不知未濟之必濟羣疑衆難動引聖人爲之

辭其以六三爲不利涉大川矣若夫鞠躬盡力爲天下才者要在謹愼而已剝易之爲書而可以童觀之道測之也不其以愼爲葸乎六三柔而不葸承之以剛所承亦惟剛故不以爲乘剛以爲位不當况明告以剛柔應乎斷曰利涉大川何疑哉是故三不可征而可涉既涉則四用伐而且勸賞五以君子之光作民父母誥之曰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文王與紂之事酒誥戚言之周公之心文王之心也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無一辭不若此心焉忠恕而已矣

彖傳論下篇